



致PREVOST教宗的信

尊敬的Prevost教宗陛下：

我叫Ferdinando Frega。

我懷著敬意給您寫信。我知道，您的時間獻給了千百萬人的靈性關懷，每一句抵達您的話語，在來到您面前之前都要經過許多人的手。

您是教宗，但在此之前，您是一個有著法國姓氏的美國人。我首先是寫給這個人，然後才是寫給您的職位：寫給那個承擔著責任、記憶與歷史的人，而這些早在這個角色本身之前就已存在。

多年來，我一直在寫一部探索人類行為、記憶與人的尊嚴的敘事作品。在這條路上，我塑造了一個耶穌的形象：從不失敬，從不褻瀆，始終懷著最深的敬畏。這是一部試圖揭示未被看見之物、未被講述之物的敘事，揭示那些在屬於神學維度之前先屬於人性維度的東西。

在我的作品裡，耶穌以一個人的樣子出現，走過歷史，走過眾人。我想與您分享一個敘事上的細節，也許能讓您露出一絲微笑：在我的作品裡，祂曾為Gillette工作，而沒有人知道。Gillette是一個有著法國姓氏的美國人，就和您一樣。

在Gilettenarrative.com的*Eternity*欄目裡，您會看到我獻給靈性維度的那條道路。在專門討論心理健康的欄目裡——對我來說，那是每個人一生中的不歸點——您會看到許多人想像過卻並不真正瞭解的東西：一份關於脆弱、韌性以及對自己和對他人之責任的自傳式反思。

我對寫作的熱愛伴隨著一個姿態：我把我的作品免費獻給世界上的每一位讀者。但每當有人希望與我見面，不論是誰，沒有任何區別，我都請他給我一美元，兩面都要簽名。這不是價格，而是一個象徵。一種提醒的方式：每一次人與人的相遇都有價值，任何話語都不應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給出。

我對您別無所求。

我只是希望分享我的作品，作為對「身為人意味著什麼」這一思考的一份真誠貢獻。我的作品有英文版，另有二十一種語言的版本；您在其中找不到義大利語。那是我會說的語言，是我與生俱來的語言，但我選擇不用它寫作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**Reggio Calabria**一所寄宿學校收留了我八年，那裡聖文生修會的修女們常說，我的義大利語只配得四分。我一直尊重教會和它的教育者們教給我的一切。

感謝您或許願意為這幾行字付出的時間。

讚美耶穌基督。

附言

這是一封公開信，將為我的讀者發表。我相信，透明是人性最高貴的表達之一。除了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懷有、而生活邀請我們去克服的那些偏見之外，我沒有什麼要隱藏的。正因如此，我公開分享我所寫的、我所想的，以及我呈到您面前的：因為真相永遠不應懼怕光明。

Ferdinando